

美丽后洋我的家

□詹锦春

我爱我的家乡——潭头镇后洋村,请允许我以爱为锦笺,以情为素笔,书一纸最美家乡青山绿水新篇章;谱一支诱人家乡父老乡亲和谐曲。

家乡虽然偏居高亢之地,却有着薪火相传六百年的文化积淀;虽然流年如丝、波澜不惊,却蕴藉着幸福生活高指数;虽然天空中未留下飞掠的痕迹,却也在历史长卷中刻下遒劲的展履印记。

家乡后洋村,就像嵌壤于八闽大地上的一颗绿宝石,又像是长溪河畔的一个聚宝盆,更像是参天大树上的缜密凤巢。登高俯瞰:村庄四面群山拱戴,山上茶园翠流欲滴,古树苍劲挺拔;西侧峻峭聚秀的甲峰山,像根神奇的定海神针,用她那高大雄伟的身躯,自始至终守卫在家乡身旁。而东边横卧的后门山,那就是终日无私奉献的乳哺母狮,养育着后洋儿女,繁衍兴旺。

钟灵毓秀、物华天宝是对家乡的最佳诠释。每当春和日暖,万亩新绿茶树,甜静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,歌颂着茶叶撑起家乡经济的半壁江山;随着收获季节降临,弧形的稻穗舒展于千层梯田里,散发出诱人的馨香,迷醉着无数游客,那是家乡人温饱的坚实保障。记忆的时光里,父亲那块永远也侍弄不完的田园,在他眼里就是宝贝,旱天引水,雨天排涝,一茬茬郁郁葱葱的小苗,在微风吹拂下,向我们点头哈腰,父亲乐得皱纹都在笑。

穿过岁月的痕迹,总有一些新的气息,夹杂在斑驳的回忆里,沉淀在往事的剪影中,演绎升腾着感动:树荫下採野菇的乐

趣,荒山里摘野果的险象,竹林中找春笋的神秘,水泥田捉泥鳅的嬉戏,黄泥路争先跑的汗珠,以及玩不完的山村游戏,透着童年的天真与逍遥,无不引发我的无限追思。

也许是眷念家乡的缘故,促使我常回家看看。望着眼前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,她既是那么熟悉,又是那么陌生,她变得优美了、道路平坦宽敞了。昔日闭塞的小山村,现在通水通电通网络。我怀念曾经引以为荣的学校,智慧从这里启蒙,翅膀在这里插上,希望在这里点燃。

水是家乡甜,月是故乡明。家乡是游子们回望的圣地,行者们坚实的后方,更是他们心灵的家园,灵魂的驻地。每一次回归,都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回溯,一次对自己身份的证明。

家乡最耀眼的建筑,莫属“三英纪念馆”。凝视三英铜像,仰瞻32位烈士牌匾,注目35位“五老”名册,我顿时肃然起敬。我自豪,我出生于这片红色土地,她是闽东革命火种的始燃点、策源地;我骄傲,我生长在这块美丽山水,她是闽东特委书记詹如柏、开国少将陈挺、福寿县委书记詹嫩弟的故乡。

从秘密游击到兰田暴动,从土地革命到北上抗日,从孟良固战役到全国解放,先辈们奏响革命年代的悲壮强音:“滚滚狼烟九州黯,飒飒腥风赛江寒。三英纵马摧枯朽,壮士挥戈驰疆场。丹心一片感天地,功勋万卷留人寰。自古忠魂昭日月,今建亭馆凭吊栏”。

赞不尽家乡风景美,颂不完乡亲和谐情。一家有难不用言,全村人人尽力相助,

其心亦齐;谁家来事告个急,大家进门问个好,句句尽是暖心话,其情也亲。走在乡间小路,两人相见寒暄问候,你欢我笑;聚坐村头巷尾,你道我说唠家常,你逗我乐。家猪杀了,左邻右舍送个遍;水果熟了,男女老少皆尝鲜,哪个不裹藏着片片朴素温润的乡情。

“君自家乡来,应知家乡事。”家乡的经典故事不胜枚举,然而,当年移山填壑的闪烁银锄,垒石砌坝的铿锵号子,在我的脑海从未消失。勇士相继老去,换来的是家乡人改天换地的烙印,是秀水平湖美景佳境的永恒。

巍峨多舛的家乡,几经遭受毁灭性火火的洗劫,然而,遇挫愈勇的家乡人,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魄,迎来一次次的“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其堪比愚公的坚强意志,是晚辈享受不尽的精神食粮。如今,一座座崭新亮丽的楼房,与古老凝重的土木房相互映衬,见证着家乡的岁月沧桑。

家乡永远都是年轻的,记忆永远都会留在岁月的晨昏里,留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忘不了村间小巷,忘不了父老乡亲,忘不了你那胸怀,忘不了养育之恩。我美丽的家乡,我多想,向你靠近;我多想,将你深拥;我多想,为你效力;我多想,为你歌颂。时代翘楚层出不穷,他们承载着家乡振兴光大的使命,正向着理想的彼岸,扬帆起航!

手中的笔杆已经停摆,亢奋的思绪仍在飞扬,难尽的书言凝成一句话:我热爱这片热土,我热爱我的家乡!让我们共同祈祷家乡的美德常在、灵气永存、福祉绵绵!家乡的明天会更加美好!

心存光芒

□寒子

或许
这个春天有些薄凉
蹒跚了万紫千红的盛放
夹带了时光伤感
或许
渴望的远方少了诗唱
束缚了自由拍打的翅膀
羁绊了梦的驰骋
但这世界
终为不屈者的疆场
火热的胸膛
总淌着太阳的流光
无畏的眼眸
铸就刺向恶煞的利枪
执手相挽
已是不倒城墙
岁月有伤
心存光芒
相信美好可期
坚定前行
必将彼岸花繁

攀岩的榕树

□蔡生龙

鸟儿把一粒种子
抛撒在异乡的城墙上
你倔强地活成
一棵攀岩的榕树

墙体上根与根
相互交织的网
如思绪飞扬 缠萦着
我魂牵梦绕的故乡

沉沉的酒槽里,一觉醒后,国道的车流牵出东方破晓。

财洪的水,酿造了千年不弃的乡愁,也培育出意气奋发的白石溪汉子。每次游历在山水怀抱的财洪村,匆忙的脚步总是顿足在那几十棵百年榕树前,扎根于父辈脊梁的土壤里。

财洪的故事,谱写出地灵人杰,而今穿过祖坟的艾草,天旋地转,像一座圣洁的乐园,明亮而温暖。我把赤诚的爱,融入到财洪千年古迹的人潮中。

一

白石溪的石被水冲刷,被阳光沐浴,最终形成色彩鲜明的白,养育了3万多庶民的使命。

白石溪的河岸有令人眷恋的土地,被村民的锄头翻过了100遍。溪流带着土地的信仰,奔腾着生命,在农民憨厚的手里,翻阅出便捷于土地高于一切的高度。

抓一把裳溪泥土掩埋下忧伤的背影,然后在低滩丘陵奋力爬坡,建造出2万多亩生命图腾的梯田家园,找回农家入充足的归宿。

山风,煮沸了白石人的渴望,在祖辈耕作的丘陵、低山、河谷间远行着斗志,一步步靠近白云山,执著地让福安东北部21个村庄有了飞跃的理由。

沿石滩地势攀爬,河谷延伸的土地成为走过的经历,在风雨交加的夜晚,捡起铁质的坚韧不拔,在崎岖的山路回荡着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上白石的土地即是生命,也有信仰。

二

785年的福安东北部,风拐了个弯,在这里安营扎寨。回忆,有必要的灿烂内容。

翻来覆去,云的一端铺满上白石村庄的絮语。白石溪挥起冷酷的锄头,与寡言少语的镰刀一起开天辟地;从山里山外传出的电闪雷鸣,景泰的家园,四梁八柱浑身凸显的肌肉,被村民簇拥在晒谷场的喜悦之中。

梯田。茶园。屋檐。人鼎。

日子在精打细算中,落入村民的心底,踏实地垫起稻穗的枕头,闻听鸡鸣三县两省的晨曲。

万物以土地为轴,打开内心,每次攀登一步,都以丰收



上白石赞歌

□郭幼春/文 方明/图

的憧憬抒写不朽的诗境。

山与山,鼓起的动词,跌宕起伏。牛与蹄耕作的农田,留下一路披荆斩棘的话语权。

三

古镇的对岸有财洪,宋朝年代生产的手工面,最让我记忆犹新。从第一次印象深刻的认识中,简从那碗拌着猪油美食的特色小吃面,油腻而回味,满腹的乡愁醉倒在蜜

仰望山头境,行走的旋律让我肃然起敬有位将军的故里。

在那个烽火的觉醒年代,追随真理的志士年轻,把脑袋别在裤腰上,上刀山下火海,从枪林弹雨中实现劳苦大众分田分地。春夏秋冬的轮回里,守候土地的神圣誓言。

踏访100年间的披荆斩棘,前往村里的人们,仰望再次竖立起来的高山,如同在我沿坡途中的一路祈祷和呼吸。无论是驾驭一阵风,还是攀爬雾的绳索,都赐予我金顶般的荣幸。

五

上白石自建镇起,满脑装着无数道闪电,那是老天赐予的智慧。石滩边有一个铁匠铺,每天在铁血滚滚中锻造自己的宣言,成为耕地的耙子、镰刀和锄头,开天辟地。

万物挽起手,河流奔赴大海,山谷被村庄包围,古老的铁匠铺成为山上山下过往的歇脚点。一年四季奔波不停的村民,应坐在铁匠铺好好谈一谈铁的争论。

人在高处,河谷的低处传来亢奋的喊叫声。一沟的风吹来,锄头飞向山顶,又在镰刀的沙沙声中落下万亩茶园的芳香。

铁匠铺里的讨论在持续,四壁回映,命运在铁的真理面前得到检验。